

金匱要略方論本義

血痺虛勞病脉證併治第六

論一首 方九
脉證九條 首

問曰。血痺病從何得之。師曰。夫尊榮人。骨弱肌膚盛重。因疲勞汗出。卧不時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但以脉自微瀼。在寸口關上小緊。宜鍼引陽氣。令脉和。緊去則愈。

按痺病者。風寒濕雜合而成者也。內經云。其風氣勝者。為行痺。寒氣勝者。為痛痺。濕氣勝者。為著痺。則三邪俱外至之氣也。仲景何以名之曰血痺。就其感者言。則外至之氣也。就其受者言。則為脉裏之營血也。故謂之曰血痺。內經言痺分四時。別五臟。然初感不過在表。久之其邪內舍于裏。究非中臟之邪也。雖以骨痺。筋痺。脉痺。肌痺。皮痺。五者分言。然統以營血為歸宿之所。在此俱治。痺者不可不明者也。且內經所言邪舍五臟。必根于內傷七情。與仲景所言較廣。蓋合內外以言痺。所以並有腸痺。胞痺等證。繼云諸痺不

內經云淫氣
喘風痺聚在
肺淫氣憂思
痺聚在心淫

氣通滯聚
在腎滯氣之
竭滯聚在肝
滯氣肌絕滯
聚在脾

已亦益內也。見內舍者之難治也。其風氣勝者。其人易已也。見外感者。易醫也。易治而不得其法。則易者終歸于難矣。可不慎歟。至于或痛或不痛。或不仁或寒。或熱或燥或濕之故。帝歷問而岐伯詳答之。不必復贅矣。學者能不一爲檢閱。而遽言治痺乎。乃仲景所言。寥寥數語者。則以痺之一端。以發意也。其論證與內經所言。舍于五臟者遠。舍于六腑者近。內經言六腑各有俞。風寒濕氣中其俞。而食飲應之。循俞而入。舍其府。則治腑。必先治胃也。明矣。胃者。營衛氣之本。岐伯曰。水穀之精氣爲營。能入于脉。循行上下。貫五臟六腑。水穀之悍氣爲衛。其氣慄疾滑利。不能入于脉也。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于盲膜。散于胸腹。則內痺外痺。何非營衛之氣受邪。又何非視胃陽衰旺。以爲風寒濕三邪之迎拒耶。然則治中風必顧慮其本病。不可但從標治。治痺何獨不然乎。此仲景所以明一端。以爲痺病之權輿焉。非內經詳而仲景略也。胃主後天之氣。人生以後。全賴是以延壽命。却病疾。胃氣旺而營衛和。則外邪何由得感乎。况流連不

喻氏又將血
痙強牽入虛
勞中可謂刻
舟求劍矣

已至于舍臟腑腸胞之間。其人之胃氣衰。胃陽微。可
審矣。在中風邪乘于內虛。在痺病亦邪乘于內虛。內
虛者。惟尊榮人居多。仲景于是首舉之。以明血痺。然
豈盡爲尊榮人。方得血痺之疾哉。然則尊榮人亦內
虛之別名而已。內虛于下。則骨弱也。內虛于中。則肌
膚反盛重也。腎陽足而骨強。胃陽強而肌實。今骨既
弱矣。肌雖盛而沉重。不輕捷矣。是上下之陽俱微而
胃氣不能振勵。營衛俾有拒邪不受之能也。于是風
寒濕之三邪得以乘其隙而投之矣。與中風之受病
奚異乎。况痺者亦中風之漸也。未有中風而不始于
痺者。二證各立門戶。亦內經論風證之大旨。而其理
實有相通也。仲景編次于中風之後。後人誤叙與虛
勞同篇。可見分篇列次。非仲景本意。痙濕暍不必定
爲一病也。于此更明矣。請爲尊榮人卽內虛人得痺
病。申言其故。其人骨弱肌重。必不奈勞煩。少勞則疲
而汗出。精神不振。倦怠思卧。卧又不能安貼。不時動
搖。兼以中虛多惡風寒。卧時必加被。惟其加被而熱
更作。又動搖而去被。微風乘其氣倦體疲。汗出身卧。

得而入其隙矣。然微風也。非大風也。不爲中風。而爲痺。又因卧必近地之濕氣。同欲加被之寒。合其邪以相襲。透其衛而着于營。耑爲風邪在表。有皮膚肌肉經絡之分。若兼寒帶濕。則必膠滯于營血中。以微風之陽邪。不能勝寒濕二陰邪之力也。寡必從衆也。遂和率投于陰營。方以類聚也。此內虛以卧而得痺者。則凡起居動靜。俱可該也。特以卧時氣收神斂。營衛之行稍遲。故邪更易召致耳。非謂痺定卧方得也。然既知其爲內虛矣。雖風寒濕三邪。爲外感。宜發散驅逐。奈其脉自微瀼。惟寸口及關之上小緊。是外感爲輕。而內傷實重也。豈可遽爲發散驅逐。使邪未必除。而正已不支乎。仲景言宜用鍼。以引陽氣。陽氣得暢達流行。而三邪自退。表脫體豈能久而漸深。內舍于臟腑腸胞乎。令脉和陽升。而微瀼漸起也。言緊去陽足而風寒濕之病脉不留也。是痺病以扶陽助氣爲治本之要術也。尊榮人爲其內虛。故用之而効。凡內虛者。用之皆可効也。豈必痺盡王侯卿相乎。此治痺之大經大法。可由數語而詳爲推致者也。蓋仲景用

鍼法意在扶陽用藥亦不出此物此志耳。

血痺陰陽俱微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外證身體不仁如風痺狀黃耆桂枝五物湯主之。

黃耆桂枝五物湯方

黃耆 三兩

芍藥 三兩

桂枝 三兩

生姜 六兩

大棗 十二枚

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

一方有人參

按隨因出方而更診其脉診血痺之爲脉陰陽俱微陰榮之診也陽衛之診也榮衛之氣弱則脉必陰陽俱微也胃陽之素虛可知也然此微在寸口關上則上氣不足更可知也獨尺中小緊非腎病也亦不過胃

陽之根復微。故風寒濕三邪得以乘于榮衛也。榮衛之氣根于胃陽。胃陽根于腎陽。尺中。小。緊。腎陽亦非充裕矣。所以邪中于榮衛。其外證在身體。或皮膚不仁。如中風之痺狀。血痺與風痺有異乎。中于榮則爲血痺。中于皮膚則爲風痺。風痺兼寒濕者少。血痺兼寒濕者多。總不出胃陽虛而榮衛弱之理也。不必拘牽。而大貴神明也。此仲景所以主之以黃耆桂枝五物湯。在風痺可治。在血痺亦可治也。以黃耆爲主。固表補中。佐以大棗。以桂枝治衛升陽。佐以生姜。以芍藥入榮理血。其成厥美。五物而榮衛兼理。且表榮衛裏胃陽亦兼理矣。推之中風于皮膚肌肉者。亦兼理矣。固不必多求他法也。卽云痺病多端。一方不足備用。然內經可考其病源也。中風病中。引傷寒論太陽中風病諸方。可移取其治法也。寒邪濕邪。雜于三陽三陰者。不一而足。其治法亦層見叠出。何必一一列之于痺病中。而始可治痺病乎。此乃刻舟求劍之人。豈可與言仲景市頭買數部方書。檢查醫治可矣。道不同。不相爲謀。如此立論。設想則請不必觀仲景之

虛勞

書可也。若後學必于求按證得方。則喻氏法律書中。論證出方。尚有可觀。上考之內經。下證之喻氏。以求仲景之理法。亦可漸得矣。

夫男子平人。脉大爲勞極。虛亦爲勞。

按虛勞者。因勞而虛。因虛而病也。人之氣通于呼吸。根于臟腑。靜則生陰。動則生陽。陰陽本氣之動靜。所生而動靜。復能生氣之陰陽。此一神兩化之道也。故一靜一動。互爲其根。在天在人。俱貴和平。而無取于偏勝。偏則在天之陽愆。陰伏。而化育乖。在人則陽亢。陰獨。而疾病作。然則虛勞者。過于動而陽煩。失于靜而陰擾。陰日益耗。而陽日益盛也。是爲因勞而虛。因虛而病之由然也。內經云。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蓋始因精氣奪而虛。邪氣遂盛而實。此尙可爲也。久之邪氣有漸。與正俱虛者。已難挽回矣。更有邪不與正俱虛。而終盛者。則醫藥難施。而鍼砭莫救矣。然旣云勞而虛矣。則勞必有一定之外因。而虛亦必有一定

之內因。仲景名之曰五勞。其本于內經之言。五虛乎。內經云。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虛則目眩。晄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怒。如人將捕之。心病者。胸中痛。脇支滿。脇下痛。膺背脊甲間痛。兩臂內痛。虛則胸腹大。脇下與腰相引而痛。脾病者。肌肉痿身重。善足不收。行善慙。脚痛。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肺病者。喘咳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髀臑胫足皆痛。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嗌乾。腎病者。大腹脛腫。喘欬。身重。寢汗出。憎風。虛則胸中痛。大腹少腹痛。清厥。意不樂。此五虛者。所以爲精奪之內因。而五病者。所以爲邪盛之外因乎。但終不知何以致其虛也。仲景又列言七傷。其本于內經之言。五不足乎。內經云。心藏神。肝藏血。肺藏氣。脾藏肉。腎藏志。又云。氣虛者。肺虛也。推之五藏。神虛則心虛。血虛則肝虛。肉虛則脾虛。志虛則腎虛。莫不爲然矣。是五不足之故。皆有外見可徵者。而所以致虛之由。亦可因此而進詳之矣。多動其氣。而無靜以養之。則氣虛而肺虛矣。多動其血。而無靜以養之。則血虛而肝虛矣。多動其肉。而

虛勞必起于
為熱終于骨
蒸有熱者十
有七八其一
二虛寒者又
必邪熱先見
而其後日久
隨正氣俱衰
也

無靜以養之。則肉虛而脾虛矣。多動其神。而無靜以
養之。則神虛而心虛矣。多動其志。而無靜以養之。則
志虛而腎虛矣。此五虛之所以原于勞。而五勞之所
以致虛也乎。後明之以七傷。傷雖有七。而所傷不過
五。是五勞七傷。皆耗其臟中真陰。生其臟中邪熱。於
是邪實而精奪。遂成虛勞之病矣。臟為陰。陰即臟中
真氣。迨實邪耗。真氣既盡。而真臟脉外見。遂不可治
矣。或問臟為陰。陰即臟中真氣。豈臟中無陽乎。非也。
內經云。所謂陰者。真臟也。蓋臟中之真。乃陰也。臟中
之真。固陰陽俱有者也。而在臟中。則陰分。故曰。陰即
臟中真氣也。此蓋為邪實而精奪者言也。若夫邪久
或不能實。與精同其消散者。則臟中之陽。又為臟中
真氣矣。此又陰陽隨時。就其所重者言之也。當邪氣
方盛。則必耗其陰。及邪氣已衰。又累蔽其陽矣。豈可
執一而論乎。仲景根原內經。為邪氣盛則實。精氣奪
則虛者。言虛勞也。曰。夫男子平人。脉大為勞。極虛亦
為勞。脉大者。邪氣盛也。極虛者。精氣奪也。以二句揭
虛勞之總。而未嘗言其大在何。脉虛。則何。經是在。主

治者。隨五勞七傷之故。而諦審之。豈數言可盡者乎。

男子面色薄者。主渴及亡血。卒喘悸。脉浮者。裏虛也。

按仲景再爲驗辨之于色。于證于脉。以決之。男子面色薄。卽不澤也。此五臟之精奪。而面色失其光潤也。然光必在面皮內蘊。潤必在面皮內敷。方爲至厚。若大見呈耀。則亦非正厚色矣。今言薄。則就無光潤者言也。其人必患清渴。及諸失亡其血之疾。因而喘于胸。而悸于心。卒者忽見忽已之謂。此俱爲邪盛之實。精奪之虛也。診之必浮大者。邪盛也。大而浮。邪盛兼精奪也。故總歸之于裏虛而已。

男子脉虛。沉弦。無寒熱。短氣。裏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時目瞑。兼衄。少腹滿。此爲勞使之然。

按仲景再爲叙其脉證。診之大而浮。必浮取盛。而沉取衰之脉也。其言裏虛可也。若浮診之。脉浮大爲虛矣。

沉診之。脉沉弦者。無乃非虛乎。不知此正所謂邪盛也。弦脉見于沉分。應身發寒熱。今無寒熱。則此弦乃血虛于肝之象。血虛于肝。則熱生于裏。短氣者。壯火食之而損也。小便不利。津液消也。而色白。營氣竭也。時目瞋。肝虛風動也。兼鯁。血虛火動也。裏急少腹滿。腎肝之火上盛。則下陽必虛。陰凝于下焦也。凡此脉證。皆勞而虛。虛而病之徵也。所以明之曰。此爲勞使之然。

勞之爲病。其脉浮大。手足煩。春夏劇。秋冬瘥。陰寒精自

出。酸削不能行。

按然仲景詳其色脉。舉出諸證。無非爲動多勞。陽偏而邪實。靜少養。陰衰而精虛。再三昭其戒而已。惟其邪實。故血妄行而衄吐。益以亡津。隨飲隨消。渴不能止。血枯榮竭。面色悴憔。火炎風動。頭目眩冒。而諸證並集矣。然邪實而精虛。必上實而下虛。攻之不可。補之不受。將何以爲救理乎。仲景又因脉之浮大。而明其

邪盛精奪之故。以明陰陽消長之機。其人脉浮大而手足煩。則內陰虛熱盛。四末動擾。不能自己矣。邪本陰虧。陽亢。內生之焰也。然亦隨天時爲衰旺。春夏者。陽時也。陰虛之病必劇。秋冬者。陰時也。陰虛之病稍瘥。就人之脉證。徵時令之陰陽。其進退有不爽者。而治法從此立矣。再者。如此火盛于上。則必陽衰于下。于裏急少腹滿。已明之矣。于是胃陰不足。而邪火熾于上焦。嗣腎陽不足。而邪寒凝滯于下焦。陰寒既內迫。陽精自外出。爲白濁。爲遺精。爲鬼交。皆上盛下虛之必致也。精既出奪。必益虛寒。腿脚酸軟。肌肉瘦削。遂不可行立。而骨痿不能起于床矣。越人因此而明。自上損于下。自下損于上之理。明如指掌。無非仲景數言之所該也。此時上邪若隨正衰。尚可大補其下。陽若上邪不隨正衰。而仍炎上無返也。則明達者。必爲之束手也矣。

男子脉浮弱而瀼。爲無子。精氣清冷。

⑤仲景既就精氣虛實冷煖中。決人生死。即可就其中
決人之子嗣。人生以先天元陽為立身之本。必培養
深厚。溫溫少火。不焰不熄。方足延壽命而生子息。今
診其人。脈浮弱。則胃陽已虛矣。見瀉則腎陽復微。
內經所謂滑則生。瀉則死也。自全不保。豈能有子。所
以斷之為無子。而又原精氣清冷之故。正為虛勞之
男子。示深戒也。然精氣何以致清冷乎。未有不失
精始者。不知珍之如珠玉。而乃用之如泥沙。少艾滿
前。慾動情盛。初乃可節而不節。繼則欲
節而不能。後竟不得不節而無可節矣。

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陰頭寒。目眩。
一作目眩痛髮落。脈極虛。

乳遲。為清穀亡血。失精。脈得諸乳動。緊。男子失精。女子
夢交。桂枝龍骨牡蠣湯主之。

桂枝加龍骨牡蠣湯方

小品云。虛弱浮熱汗出者。除桂。加白薇。附子各三分。故曰二加。

龍骨湯

桂枝 三兩

芍藥 三兩

生姜 三兩

甘草 二兩

大棗 十二枚

龍骨 三兩

牡蠣 三兩

右七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天雄散方

天雄 三兩

白朮 八兩

桂枝 六兩

龍骨 三兩

右四味杵爲散酒服半錢七日三服不知稍增之

④按如此則謂之失精家。失精家腎陽大洩。陰寒凝閉。小腹必急。小腹中之筋必如弦之緊而不能和緩。陰頭必寒。下真寒如是。上假熱可徵矣。火浮則目眩。血枯則髮落。診其脉必極虛。或浮大。或弱濇。不待言矣。更兼其遲。其則中虛。胃陽不治。遲則裏寒。腎陽無根。或便清穀。中焦無陽也。或吐衄亡血。上焦浮熱也。或夢交遺精。下焦無氣也。此虛勞之所以成。而精失血亡。陰陽俱盡。將何以爲補救之神術乎。此亦難與言治法矣。而仲景婆心。莫已猶爲立法。予未至如此危篤之前。善治者治未病。次則治方病。再次治病而未甚深。若夫大病已成。雖軒岐不能奪造化之權也。然何非其人自爲生死乎。仲景于此明爲昭示曰。諸脉但得芤。則中虛已兆矣。兼動而微。芤即短也。微即弱也。緊即濇也。芤爲中取。得中空之脉。浮取得微。沉取得濇。而且見短促。則上中下三候俱虛。虛勞不日可成矣。爲男子必失精。爲女子必夢交。此俱平日精失血亡。陽衰于下。而陰耗于上。所以于下則真寒。於上則假熱也。惟其上有假熱。而心神不寧。慾念時起。惟

其下有真寒。而腎關不固。精氣易洩。男子女人皆一理也。當初見此脉證之時。卽與施治。或未必遽至陰陽離絕。馴至不救。何非仲景之大仁大智乎。遂主之以桂枝龍骨牡蠣湯。卽桂枝湯加龍骨牡蠣也。男子失精亡血。何與于桂枝湯。驅風行衛之事。後人見而掩口以笑矣。不知仲景有深意存焉。桂枝扶陽也。而卽以升邪。芍藥補陰也。而卽以收氣。佐以生薑。宣浮熱也。佐以甘草大棗。益胃氣也。佐以龍骨牡蠣收澀腎中空虛滑脫之氣也。于是男子精固而不遺。女子陰收而不洩。杜其下泄精血之門。方徐議資補陰陽之治。不然遽施資補。而上有浮熱。未必受也。且失精夢交不止。其源未挹。而其流方暢。資補又何益乎。故用此法。以先塞其漏。卮而後黃流在中。可以爲君子壽矣。此仲景用法而俗醫不能測識之一也。又出天雄散一方。純以溫補中陽爲主。以收澀腎精爲佐。想爲下陽虛甚。而上熱較輕者設也。不然則服前方上熱漸退而下寒愈見。乃真寒假熱。各露實形。反爲病之退機也。于是大補其陽。大收其精。而虛熱反可不

治而自熄也。後人治有熱虛勞。多不知補陽。卽是滋陰之義。往往恣用清涼百無一救。苟能少明仲景之法。何至以人命爲草菅乎。業醫者不讀仲景而言治。皆賊夫人之子者。

男子平人。脉虛弱細微者。喜盜汗也。

按仲景旣明勞之脉證。終歸于亡血失精。爲男女立失精夢交之治矣。又就其脉證。反復申言。無非欲主治者。理明則法不悞也。男子平人。爲形若無病者言也。其形雖不病。而脉病。則病必踵矣。設平人而見脉虛弱。兼以細微。雖未至于脉極。而極虛而已兆其漸矣。其脉之虛而弱。則陽已損也。細而微。則陰已消也。陽損必馴至于失精。陰耗必馴至于亡血也。驗其外證。必喜盜汗。陽損斯表不固。陰損而熱自發。皆盜汗之由。而卽虛勞之由也。

人年五六十。其病脉大者。痺俠背行。若腸鳴。馬刀俠癭。

者皆爲勞得之。

按再或人年五六十而病。斯時未知何病。但作病脉論之而已。人病而脉大。非老年所宜也。必其人素有痺邪。夙中於督脉。故痺俠背行。邪夙中于任脉。故腸鳴。其督脉之支者。出脊兩傍。故馬刀俠癭。是其人之脉大。固爲勞矣。必少年經營辛苦。損傷陰陽。榮衛枯泄。風寒兼濕。因而乘之。乃因勞而得虛。因虛而得痺。雖與男子平人失精亡血之虛勞有異。爲虛爲勞。則本同而末異者也。然男子平人失精亡血之虛勞。年少而體方柔脆。故易至夭折。年五六十人。感邪成痺之虛勞。年老而體已堅硬。故可以終其天年。是虛勞而成痺。終是經絡病。虛勞而成失精亡血。則爲臟腑病矣。經絡病可以引年。臟腑病難于延歲也。此仲景引虛勞之類。以明虛勞也。

脉沉小遲。名脫氣。其人疾行。則喘喝。手足逆寒。腹滿。甚

分新清楚配
釋詳明

則澹泄食不消化也。

按仲景于是又言脫氣之虛勞。氣又精之所以爲精也。失精于下者。可成虛勞矣。脫氣則成虛勞于上者焉。就失精于下。脫氣于上推之。秦越人之論虛損。其言虛而感寒。則損其陽。即仲景所謂喜盜汗是也。陽虛表無護衛。汗易出。則風寒易入。再數爲治表發汗。而陽益虛矣。其言陽虛而陰盛。損則自上而下。一損損于肺。二損損于心。三損損于胃。即仲景所謂脫氣之虛勞也。其言虛而感熱。則損其陰。即仲景所謂渴及亡血。卒喘悸是也。陰虛裏無津液。渴愈作而火邪愈熾。再加以吐衄。失亡。而陰益虛矣。其言陰虛而陽盛。損則自下而上。一損損于腎。二損損于肝。三損損于脾。即仲景所言失精之虛勞也。仲景旣明失精之虛勞。能不復明脫氣之虛勞乎。如診之。其脉沉小而遲。浮而大爲虛。沉而小亦虛。凡脉宜于浮小而沉大爲本大而未小。今沉旣小。則浮必反大。不則浮微欲無矣。沉小兼數。則爲陰虛。血亡。沉小兼遲。則必陽虛。氣

金匱要略卷之四
三
耗也。故名之曰脫氣。驗其外證。疾行則喘喝。揣其平時。手足常逆寒。氣脫必陽衰。陽衰則裏寒。腹滿甚則溘泄。食不消也。非一損于肺。而氣虛。漸至三損于胃。而飲食不爲肌肉乎。此虛勞之自上損下。而先傷陽分者也。

脈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寒。芤則爲虛。虛寒相搏。此名爲革。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失精。
按再或診之。脈弦而大。弦者血亡而火邪盛也。大者氣脫而正陽衰也。弦則爲減。減則胃陽受傷也。大即爲芤。芤即中氣已竭也。減爲胃陽傷。故爲寒。芤爲中氣竭。故爲虛。是虛乃氣脫而肺損也。減乃血亡而心損也。虛寒相搏。而風木無畏以尅土。胃陽失令。而胃氣又盡。至此即自上損下。而及胃。則不治之證也。仲景名之曰革。革者絕也。診之如按鼓皮。浮大而無根。則陽浮于上。而下離其宅矣。何以全其生命耶。婦人

雖有孕亦半產而不能育。無孕則血下無時。不日爲血乾經閉矣。男子則亡血失精。同于上條。此又虛勞之自損下而先傷陰分者也。

虛勞裏急。悸衄。腹中痛。夢失精。四肢痠疼。手足煩熱。咽乾口燥。小建中湯主之。

小建中湯方

桂枝

三兩
去皮

甘草

三兩
炙

大棗

十二
枚

芍藥

六兩

生姜

三兩

膠飴

一升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嘔家不可用。建中湯以甜故也。

千金療男女因積冷氣滯。或大病後不復常。苦四肢沉重。骨肉痠疼。吸吸少氣。行動喘乏。胸滿氣急。腰背強痛。心中虛悸。咽乾唇燥。面體少色。或飲食無味。脇肋腹脹。頭重不舉。多卧少起。甚者積年。輕者百日。漸致瘦弱。五臟氣竭。則難可復常。六脉俱不足。虛寒乏氣。少腹拘急。羸瘠百病。名曰黃者。建中湯。又有人參

兩二

仲景又發婆心而爲出一方。亦貴于預爲經理。非待必損及于胃方救治也。當虛勞病形成之時。裏急者。陽衰津亡。內生燥煩也。悸者。氣脫而臆。胞空虛也。衄者。肝木無畏。而挾血妄行也。腹中痛者。卽裏虛邪乘。而邪熱錯雜也。夢失精者。陽虛夢鬼交。而腎弱無收攝也。其外證必四肢痠疼。手足煩熱。咽乾口燥。內真寒而外假熱。下陽虛而上陰亡也。主之以小建中湯。以桂枝、生姜、扶陽。甘草、大棗、膠飴、益胃。芍藥、收陰。無非從中爲治。若平易無奇。而實王道之至神者也。

虛勞裏急。諸不足。黃耆建中湯主之。

於小建中湯內加黃耆一兩半。餘依

上法。○氣短胸滿者。加生薑。腹滿者。去朮。加茯苓一兩半。及療肺虛損不足。補氣加半夏三兩。

按氣虛甚。加黃耆。津枯甚。加人參。以治虛勞裏急。此言裏急。非裏急後重之謂也。乃虛歉無主之謂也。故名其方為建中。正所以扶持其中氣。使漸生陰陽。達于營衛。布于肢骸。而消其獨亢也。學者顧名思義。斯得之矣。

虛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腎氣圓主之。

方見

婦人雜

病中

按仲景出建中湯。為自上而損。脫氣者主治也。其有自

下而損。失精者。則又立一法主之。為八味腎氣圓。虛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純是腎中水火俱不足之證也。失精之故。顯然矣。以六味丸壯水之本。加桂

附益火之原。水火兼理于腎。凡上無熱而下虛者。建中湯爲宜。上有熱而下虛者。八味腎氣丸爲宜也。虛勞諸不足。風氣百疾。薯蕷圓主之。

薯蕷丸方

薯蕷

三十分

當歸

十分

桂枝

十分

麴

十分

乾地黄

十分

豆黃卷

十分

甘草

二十分

人參

七分

芎藭

六分

芍藥

六分

白朮

六分

麥門冬

六分

杏仁

六分

柴胡

五分

桔梗

五分

茯苓

五分

阿膠

七分

乾姜

三分

此爲諸勞中
血枯經閉之
勞立法

眞腎脉至搏而絕。如指彈石。辟辟然。色黑黃不澤。毛折。乃死。眞脾脉至。弱而乍數乍疎。色青黃不澤。毛折。乃死。此五者。固凡病皆作。而虛勞損臟。何臟受傷。重者必先絕何臟。而其臟脉色外見。一臟絕而四臟俱敝。遂不可治矣。可不慎歟。仲景至此。又爲追溯其致傷五臟之由。卽前言之七傷也。曰食傷。曰憂傷。曰飲傷。曰房室傷。曰饑傷。曰虛傷。曰經絡榮衛傷。此乃不愼其起居。不制其嗜慾。不調其喜怒。不省其思慮。不節其飲食。不嚴其防禦。不息其勞役。不戒其房帷。發于情而不能止。以禮義順其習。而不能制。以惕懼馴至勞。而傷。傷而虛。虛而仍勞。仍傷。遂病矣。病而勞傷。尤有不肯自己者。此死亡之所以自取也。豈盡委于天命之數者乎。仲景于其中。尤存不忍人之心焉。云內有乾血者。則血未至于枯。營衛未至于絕。而胃氣未至于竭者也。驗其外證。肌膚甲錯。血亡也。兩目黯黑。熱盛也。蓋陰虛血燥。邪盛火熾之證也。法宜緩中補虛。中卽裏也。緩中者。緩其裏急也。邪熱內焚。其中必燥煩擾亂。而意急心忙。滋陰正所以爲緩中之治。

事
宛破仲景心

也。緩中爲滋陰補虛。卽所以爲補陽補氣乎。而仲景以大黃蠱虫圓主之。于滋陰則有于補虛似無當。然又有說焉。方中黃芩芍藥地黃甘草陰可滋也。大黃桃仁杏仁乾漆皆破血之品。而潤燥在其中矣。四重之用。大同于瘧病中治瘧母之鱉甲煎。內用五重破積行血。此物此志也。虛勞而不補虛。乃破血而云補虛者。此證爲虛勞之大熱無寒。陰大虧而陽太盛也。故不補氣補陽。而但滋陰。又必破舊經枯乾之敗血。而生新爲養育之嫩血。血生而虛卽補矣。蓋其虛原在血亡。而不在精失氣脫。故生血滋陰。卽可以謂之補虛矣。此在婦人女子。寡婦女尼。因不月漸成虛勞者。尤所宜投也。况血亡而氣未脫。精未失。猶爲虛在陰。而陽尙可爲。非同上氣脫中血亡下精失。萃于一身。無藥可醫之疾也。此仲景必指出。而另爲立一法也。治虛勞者能于仲景之言內。詳求言外。引伸按病。以爲比屬。按證以爲神明。庶幾活人之術。大行于世。而天地生我之心。亦可以仰答于萬一。而無愧矣。

附方

千金翼炙甘草湯

一云復脉湯

治虛勞不足，汗出而悶，脉

結悸，行動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十一日死。

甘草

炙 四兩

桂枝

三兩

生姜

三兩

麥門冬

半斤

麻仁

半斤

人參

二兩

阿膠

二兩

大棗

二十枚

生地黃

一斤

右九味，以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內膠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千金翼炙甘草湯一方，亦本于仲景傷寒論。從其條中摘出者也。原註云：一名復脉湯。治虛勞不足，汗出

而悶。脉結悸。行動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十一日死。因附錄傷寒註原文。並載余註于後。

仲景傷寒論原文

傷寒。脉結代。心動悸者。炙甘草湯主之。一名復脉湯。脉按之來緩而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又脉來動而中止。更來。小數中有還者。反動。名曰結陰也。脉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名曰代陰也。得此脉者。必難治。

按此條雖於太陽傷寒見之。而不止太陽爲然。傷寒爲然。蓋諸病病後俱然。明言之。以立法也。傷寒脉見結代。證兼心動悸。則氣血爲病。而及于神志之間焉。道家嘗云。精氣神。精屬陰。氣屬陽。而脉。則不雜于陰。陽又不離于陰。陽者。卽所謂神也。今見結代。神力不足。而神明內撼矣。心爲神所宅。脉爲神所麗。二者正神

如本日非甲
日未至之九
日必有甲日
在內至其日
則死脾臟如

之爲病。病豈淺鮮者乎。仲景用炙甘草湯。蓋不問其
表裏。而問其陰陽。不治其氣血。而理其神志。然究何
嘗外于補陽益陰。生衛養營之爲治乎。甘草。生姜。桂
枝。參。朮。補陽生衛。助其氣也。麥冬。麻仁。生地。阿膠。益
陰養營。滋其血也。氣旺精足。而神有不昭昭朗朗者
乎。緣此證不見氣血之爲病。而實爲病甚大。仲景用
陰陽兩補之法。較後人所製八珍十全等湯。
純美多矣。學者當體認其意。而推引之可也。

觀此原文與原註。則知炙甘草名復脈湯。凡病之虛
而陰陽有虧敝者。無不可用也。豈止傷寒乎。豈止虛
勞乎。然必附見于此者。知當預爲補救其陰陽。不可
至于顛敗。而難于收拾也。期以百日者。猶可救治。則
真臟脉未見也。及危急矣。期以十一日死。則真臟脉
已見也。真臟脉見。應期以尅賊是臟之日必死。如本
日爲甲日。是土臟尅賊之日矣。但本日未必死也。不
過再逢甲日必死矣。其未至之九日。如遇尅賊之日。
亦可以決其死也。故連本日計至再逢此干之日。不
出十一日也。前言不出百日。後言十一日。不言不出

者。省文也。是雖小故。亦不可不明。以見古人之用心。無大小之異也。總爲預時治則吉。臨時治則凶。言其審慎之意而已。

肘後獺肝散。治冷勞。又主鬼疰。一門相染。

獺肝一具炙乾。末之。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按又附肘後獺肝散。註云。治冷勞。又主鬼疰。一門相染。夫傳尸之虛勞。列證甚繁。喻氏引蘇游之說于法律中矣。又載紫庭方云。傳尸伏尸。皆有虫。用熏病人手背之法。又云。人死而虫不死。人日惻悴。虫日榮長。閱三傳而虫之爲靈。非符藥所能制矣。又引葛稚川言。鬼疰爲五尸之一疰。諸鬼邪爲害。其變動不一。累年積月。漸就頓滯。以至于死。傳于傍人。乃至滅門。其言類于不經。雖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卽耳日之前。亦嘗聞其語矣。而仲景未言。余遵循而註之者。豈敢言乎。卽喻亦云。有其事。而無其理者。不足尙也。續述許州

陳大夫所傳仲景百勞丸一方。喻云可以加人參。只作一頓服。以取頓快。爲虛勞人殺虫行血逐瘀主治也。或者此卽仲景金匱所不逮。而另傳于人者乎。姑錄于後。以備參考。較之癰肝散之方。尚治重害萬雅川之論。流爲妄誕。庶幾有此理者。有此事。有此事者。有此法。爲吾儒所當信好者焉。

百勞丸方

當歸 一錢

乳香 一錢

沒藥 一錢

蟲蟲 十四箇

人參 二錢

大黃 四錢

水蛭 十四箇

桃仁 十四箇浸
去皮尖

右爲細末。練蜜爲丸。桐子大。都作一服。可百丸。五更用百勞水下。取惡物爲度。服白粥十日。百勞水卽井爛水。

以杓揚百遍者

何云。病曰血痺。言寒傷榮也。舉一寒以明三氣之難合也。猶舉一中風以明榮衛之俱傷也。人身中未有血傷而氣不傷者。亦未有內虛而外邪不入者也。况形志有苦樂。男女殊性情。內外微甚大相逕庭。又不得不條分縷晰也。故舉尊榮人。言形樂志樂。而極其流弊也。其微者外者宜鍼以三氣之邪。壅遏陽氣。故血不和。脉緊也。今引陽氣宣達。令邪內解。氣行而血脉俱和矣。緊象全去則愈。見微緊知邪尚在。再鍼引之。去疾莫如盡。勿令微而復甚。此仲師言外意也。

夫尊榮之人。逸居形樂。不數數風霜。骨故弱。厚味勝肌。故重事必煩。故勞而疲。則榮衛傷。中不固。汗故出。而陽益虛。風易入。火易熾。故嗜卧。熱傷氣也。卧不時汗出。動搖內生之風。相煽也。加被內煩也。動則生風。卽微風亦得犯之矣。故在微者新者。速治之。先鍼以引其陽氣而愈也。

血痺。陰陽俱微。師責人以始之不治。迨久而甚也。故曰陰陽俱微。榮衛兩病也。察之脈。關上微。胃陽衰也。其不在肝而在胃者何。以下文如風痺狀。皆胃症故也。尺中小緊。邪入裏也。驗之症。如風痺以九竅四肢肌肉皆胃所主。有內形外故也。故必鼓舞其陽。調平其陰。合辛甘以和榮衛。治血痺之甚者。而五痺症。中風症。在其中矣。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此爲男女平人。形苦志苦者言也。人年六十。可以息矣。不息。故脈大大。虛大也。血不榮筋養骨。故患痺。志苦。多謀慮。胆爲之病。胆病。故背痛。形志俱苦。氣內傷而鬱。氣傷。腸爲之苦鳴。氣鬱。則癭瘰生。是以知皆爲平人過勞而得之之患也。

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脉證治第七

論三首
脉證四條

方十
五首

問曰熱在上焦者因欬爲肺痿肺癰之病從何得之師
曰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
又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

⑤肺痿肺癰者熱在上焦之病也熱有虛實虛熱無形
相火之屬也實熱有物君火之類也相火上升邪害
空竅其咳嗽上氣爲虛勞唾血衄血目赤口爛骨蒸
發熱消渴盜汗等證君火上炎邪熏肺臟其咳嗽上
氣爲肺痿肺癰二證然相火上升由于腎水竭心火
上炎由于胃津亡皆陰不足而陽有餘之證而虛實
因是亦分矣故相火之升于旺水之中更宜扶益其
火而君火之炎于除熱之餘惟當清肅其氣此治虛

火與實火之不同法也。肺痿肺癰俱爲實火矣。何以于此二者又分虛實則各有虛實之義也。肺痿者津枯肺燥。金空而受火尅也。肺癰者痰壅血裏。金實而受火尅也。金空而受火尅則焦而痿。金實而受火尅則臍而癰。此又就肺臟之受病者言其虛實而不就火邪致病者言其虛實也。此所以二證又分虛實焉。而統以熱在上焦爲病之主邪而已。仲景于是設爲問答以明之。問曰熱在上焦者因咳爲肺痿。肺痿之病從何得之。夫熱何以久留于上焦而上干清虛之府乎。是天氣之不清乃地氣之不寧也。人身之內以肺爲天氣以胃爲地氣。肺爲太陰胃爲陽明。太陰之氣常貴于肅清而却惡寒。陽明之氣常貴于溫煖而却惡燥。是肺體爲陰而用則陽故喜清肅而却惡寒。胃體爲陽而用則陰故喜溫煖而却惡燥也。乃胃惡燥而竟得燥矣。則其用之陰不行矣。其體之陽遂生邪熱而先移受于心。胃燥者心必煩。心煩者上焦必熱。上焦熱者肺氣必不肅清。此天氣不清由于地氣不寧之故。不寧者卽不靜也。于是上焦熱久蓄而不

散耗其胃津者。且耗其肺津。肺多氣少血之臟。不奈邪熱炙燔。積日經月。津液日消。而火勢方熾。焉有干枯焦而成肺痿之證也。師于是爲追論其胃燥之始。歷叙其津亡之故。曰。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又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汗出。胃津自外洩也。嘔吐。胃津自上越也。消渴。而小便利數。胃津已耗。故渴。而又自小便輸也。大便難。又被快藥下利。胃津已乾。故便難。而反下之。又自大便竭也。凡此皆胃津之所以亡。而上焦之所以熱。肺之所以痿也。言得之者。推溯其原。而示胃津之當珍也。切矣。

曰。寸口脉數。其人欬。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者。何。師曰。爲肺痿之病。

按。試明其脉證。診之。寸口脉數。寸口上以候上也。數熱在上焦也。其人咳。熱上則氣上。氣上衝肺。逆而咳作。

也。口中反有濁唾涎沫。熱上而熏肺。則口乾唾黏。肺氣不清。則涎濁。且氣必臭。言反者。咳却無痰涎吐出。而唾反濁黏。知肺中津乾火熾。不久焦枯之兆也。故師曰。此肺痿之病也。痿者。失其金氣之方。剛將從于柔。曲之火化。而肺葉定乾。癆焦痿矣。則壯火食氣。邪熱肆行。周身筋骨無不頽靡矣。豈止肺臟已乎。

若口中辟辟燥。欬即胸中隱隱痛。脉反滑數。此爲肺癰。欬唾膿血。脉數虛者。爲肺痿。數實者。爲肺癰。

按然其中又有肺癰一證。亦熱在上焦之病也。又何以辨之。師曰。若口中辟辟燥。咳即胸中隱隱痛。脉反滑數。此爲肺癰。口中辟辟燥。咳則並無濁唾涎沫也。蓋肺癰之痰涎膿血。俱在肺臟內蘊蓄結聚。故口中反乾燥。而但辟辟作空響燥咳而已。即胸中隱隱痛。肺中實而有物。凡痛皆實邪。而不同于肺痿之金臟空虛也。脉反滑數。數爲熱而滑即大也。即肺中結聚之痰血也。得此脉證。知非肺痿而乃肺癰也。肺癰必咳。

辟辟唾乾

數爲熱極脉尚帶滑肺中

唾膿血。殆癰已成。而難于救藥之徵也。仲景尤恐癰
爲肺實。無以辨之。仍爲明其診法。以辨之曰。有脈數
者。熱在上焦也。數而虛爲數而不滑者。言也。此肺痿
也。又有脈數者。亦熱在上焦也。數而實爲數而滑大
者。言也。此肺癰也。肺受火尅。一虛一實之分。關不容
主治者。虛而誤下之。實而誤吐之也。下之益亡其津
吐之益壅其氣也。且不容以治痿者。治癰以治痿者
治痿也。以治痿治癰。則滋陰養肺。適以長其膿血。以
治癰治痿。而滌濁除邪。適以亡其津液。此乃不
可。不辨之。甚詳。而更不可。不理之。貴預者矣。

問曰。病欬逆。脈之何以知此爲肺癰。當有膿血。吐之則
死。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爲風。數則爲熱。
微則汗出。數則惡寒。風中于衛。呼氣不入。熱過于營。吸
而不出。風傷皮毛。熱傷血脉。風舍于肺。其人則欬。口乾。

喘滿咽燥不渴多唾濁沫時時振寒熱之所過血爲之凝滯畜結癰膿吐如米粥始萌可拔膿成則死。

按仲景尤恐二證之易淆也肺癰又有脉數而不滑太却微而數者恐人疑爲肺痿而誤治于是又設爲問答以明之問曰病咳逆脉之何以知此爲肺癰見脉數而滑不足以盡肺癰之診也遂又問及于當有膿血是膿血必隨欬逆而見也又有誤吐之而卽死者其類既非數而滑可能該又將何所類乎師曰寸口脉微而數是又肺癰之一診也數仍爲熱微則氣虛而表疎表疎而風乘卽傷寒論中太陽中風之陽浮也脉數而滑之肺癰成于津亡之內傷脉數而微之肺癰成于氣虛之外感師又就脉以明其病微則爲風數則爲熱數則熱內盛腠易開而風易入微則氣水虛邪易襲而氣易鬱陽浮者汗自出故微則汗出也陰虛者熱自發故數則惡寒也此俱于傷寒論中太陽中風言之詳也試又就風熱二字言成肺癰之

理風中于衛則陽鬱于表而肺氣壅盛矣。人之呼氣爲陽。一身之氣隨呼而升。今肺氣壅盛。呼氣而津液之隨氣上升者不能輸注于肺。師言呼氣不入。謂肺中失滋潤之源也。師所以謂之曰呼而不入。久而不治。表以解裏而熱過于榮矣。風在衛不治則變熱入裏。先過熱于榮。必然之勢也。營熱則凡一身之血無不熱而熱必上炎。肺又先受其熏灼矣。人身之吸氣爲陰。一身之氣隨吸而下降。今肺中既有風邪閉鬱其表。又邪熱熏灼其裏。雖吸而肺中之邪不隨下降之氣而泄矣。師言吸而不出。謂肺中有結聚之邪也。師所以謂之曰吸而不出。然則不入者。津液不入也。不出者。風熱不出也。于是風在表傷皮毛。熱在裏傷血脉。風本在表而肺爲皮毛之主。又爲皮毛之合。風邪內舍于肺則陽邪上逆。其人必咳而喘滿。陽邪耗津。必口乾咽燥。陽邪在表。故時時振寒。至于不渴而多吐濁沫者。則陽邪鬱閉而痰血搏聚之機也。所以不同于傷寒太陽病風傷衛者。此也。熱已在裏而肺爲太陰之司。又處諸陰之極。熱邪上尅于肺。則陰臟

內擾。血爲之凝滯。熱邪留停。則畜結爲癰。熱邪久灼。則癰化爲膿。至于吐如米粥者。則熱邪腐敗。而肺葉糜爛之徵也。所以不同于肺病內肺痿者。此也。此證在初萌之時。務清其熱邪。下其結聚。猶可保全。如膿已大成。肺已腐爛。尙有何術。可另爲換置一臟乎。此師所以決之以死也。推之肺痿未至焦枯。肺癰未至腐爛。識病機者。必當詳爲辨審。早施拯濟。將爲焦枯之痿。必大滋其陰。而生其津。將爲腐爛之癰。必大涼其血。而下其聚。何至速臻死亡也。師曰。始萌可救。膿成則死。爲凡病治未然者。說訣也。豈止肺痿肺癰已哉。

上氣面浮腫。肩息。其脉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上氣喘而躁者。屬肺脹。欲作風水。發汗則愈。

按仲景因肺病欬嗽。更及于上氣一證。蓋肺病卽不成痿。與癰亦必欬嗽。上氣者多。其間有微有甚。亦不可

不辨也。有上氣而面浮腫。有息。其脉浮大者。不治之證也。又加利尤甚矣。面浮腫。陽衰于中而氣散于上也。肩息者。至人之息。息以腫。今息以肩。氣元已剷其根。而浮游之氣。呼吸于胸膈之上。所謂息賁也。又所謂息高也。診之脉浮大。必浮大而沉微。且欲絕也。俱爲上盛下絕。陰陽離脫之兆。其不治也。固宜。加以下利。陰又下洩。陽必上越。其死尤速也。此上氣之陽虛。氣脫。病之重者。再或上氣。氣喘而心躁者。此外感風邪。內積水氣也。外風鬱于表。而氣不舒。故喘。內水衝于心。而氣不下。故躁。肺亦因之脹滿。則胸膈可知。是風邪變熱。携水濕上逆之證也。法當發其汗。以治表風邪。解散而表不鬱。則氣舒不喘矣。汗出濕邪必隨風邪俱解。而裏不衝矣。且氣順燥止。而肺亦不脹矣。師言欲作風水。風水邪除而病愈矣。師所以明之。爲發汗則愈。此上氣之風鬱水逆。病之輕者。分列二證。主治者。必詳爲審辨。一下虛而上反盛也。治之早。必大補其氣。或不至氣脫息賁而死。一表實而內自逆也。治之得。必外驅其邪。自不致風鼓水行而病矣。明

乎。表裏虛實而上。
氣之治庶無悞矣。

肺痿吐涎沫而不效者。其人不渴。必遺尿。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水故也。此名肺中冷。必眩多涎吐。甘草乾姜湯以溫之。若服湯已。渴者屬消渴。

甘草乾姜湯方

甘草 四兩

乾姜 二兩

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按上氣之證。既就表裏二證。辨虛實如此。肺痿癰二證亦就內因外因。辨虛實如彼。似乎可謂詳盡矣。而又有說焉。則肺痿中又必辨內外虛實也。肺痿以肺癰固為虛熱之證矣。然又有肺痿而屬之虛寒者。則又

不可不辨。如病亦肺痿也。乃吐涎沫而不效。其人既不渴也。又遺尿。小便數。則肺痿同。而有所以不同者也。師又自明其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水故也。水出高源。惟金生水。今肺氣既虛。而無收攝之力。但趨脫泄之勢。膀胱之陽氣下脫。而肺金益清冷乾燥。故不特肺中熱。可以成痿。卽肺冷。亦可以成痿也。肺葉如草。木之花。葉有熱之痿。如日炙之。則枯。有冷之痿。如霜殺之。則乾矣。肺辛金也。實賴陽明之煖土。培之溫之。而金體柔和。則水生有源。如火灼寒凝。則金爲燥。金矣。此肺冷之所以成痿也。在陽明胃土全賴此燥金之用。仗其清肅。能消胃中混濁腐敗之氣也。若在肺金。又必用陽明煖土。藉其溫和金滋柔脆。而無取乎過于冷燥。乃至折裂也。此母子相濟之道也。今肺臟虛冷。則肺葉收束。而津液不能納。遂流注于下。而宣泄于小便。肺中益乾。而小便日益多。能不急變熱在上焦之治法。而爲冷在上焦之治乎。必眩者。金痿而木無所畏。乃肆行也。多涎唾者。津注于下。而上焦乾燥。口中粘滯也。師立一法。以治肺冷之痿。曰甘

草乾姜湯以溫之。溫其冷。與清其熱。大不同。悞投則貽害非細矣。可不明辨而慎諦之乎。師又曰。若服湯已渴者。屬消渴。服湯以溫之。服已而前不渴者。今渴矣。津雖未回。而冷已得煖也。是又將變為消渴。小便便利數之痿矣。隨其冷熱。察其虛實。證有變則法亦有變。豈能盡言之乎。且師于熱在上焦之痿。未出端方于肺冷之痿。卽出甘草乾姜湯一方。見熱證雖虛。仍為實。冷證雖實。亦是虛。虛而有邪。較之實而有邪。又不同也。豈畧于彼而詳于此也哉。謹詳註諸方于後。

欬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射干麻黃湯主之。

射干麻黃湯方

射干 十三枚 一法三兩
麻黃 四兩
生薑 四兩

細辛 三兩
紫苑 三兩
欬冬花 三兩

欬而上氣寒
令氣逆也喉
中水雞聲肺
鬱而聲青喘
促也

五味子 半斤

大棗 七枚

半夏

大者洗八枚
一法半斤

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黃兩沸去上沫內諸藥
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按欬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射干麻黃湯主之為寒鬱于
表燥結于裏者立法欬而上氣氣鬱而格逆也喉中
水雞聲氣格逆則聲阻滯也雖為欬而上氣者言治
而痿癰之先聲可奪矣以射干為君散胸中熱氣
兼破療老血在上部間者佐以麻黃生姜細辛以散
表鬱紫苑欬冬五味以收潤肺氣半夏開鬱大棗補
中一方而解表潤裏邪去而正氣行自結開而津液
復必無痿癰等證矣此因外感而預防肺病之法也
欬逆上氣時時吐濁但坐不得眠皁莢丸主之

皁莢丸方

皂莢

八兩刮去皮用酥炙

右一味末之蜜丸梧子大以東膏和湯服三九日三夜

一服

按欬逆上氣時時吐濁但坐不得眠則較重于喉中水雞聲者矣聲滯者挾外感之因唾濁則內傷之故但坐不得眠而肺癰之證將成矣是上焦有熱痰血包裹結聚成患不可不急爲宣通其結聚而後可津液徐生枯乾獲潤也皂莢丸主之從緩者治上之道也皂莢驅風理痺正爲其有除痰滌垢之能也欬逆上氣時時唾濁胸膈臭惡之痰血已結容不急爲滌蕩使之湔洗不留乎如今用皂莢澡浴以除垢膩卽此理也用丸俾徐徐潤化自上而下而上部方清若用湯直瀉無餘不能治上部之膠凝矣古人立法誠善哉此爲預治肺癰將成者主治也

欬而脉浮者。厚朴麻黃湯主之。

厚朴麻黃湯方

厚朴 五兩

麻黃 四兩

石膏 如雞子大

杏仁 半斤

半夏 半斤

乾姜 二兩

細辛 二兩

小麥 一升

五味子 半升

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小麥熟去滓。內諸藥。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欬而脉浮者。厚朴麻黃湯主之。欬而脉浮。亦表邪盛閉。而內氣上逆也。厚朴麻黃湯之意。與射干麻黃湯相類。射干取其散解胸中大熱。及老血。厚朴則但取降逆氣。溫中焦而已。如但感風寒在表。內氣上逆。而

胸無大熱。無老血者。可用此以解表降逆。而病愈。象更爲預治癰痿中。先爲預治之法也。蓋不待其熱盛血結。而卽理也。以厚朴爲主。其義已釋。杏仁半夏。二助以開之降之。麻黃辛以解散之。乾姜以溫理之。五味子以收攝之。小麥以津潤之。且又爲肺受風邪而上部清冷者。早圖之也。豈必久鬱悶而成熱。又久熱留而血瘀。方臨渴掘井也乎。

脉沉者。澤漆湯主之。

澤漆湯方

半夏 半斤

紫參

五兩一作紫苑

澤漆

三斤以東流水五斗煮取一斗

五升

生姜

五兩

白前

五兩

甘草 三兩

黃芩 三兩

人參 三兩

桂枝 三兩

右九味、㕮咀、內澤漆汁中、煮取五升、溫服五合、至夜盡、
按脉沉者、澤漆湯主之。脉沉與欬而脉浮者、對言。言欬而脉沉不浮、則表邪變熱入裏矣。故欬而脉沉、裏病也。熱病也。必素日形寒飲冷、傷其肺臟、變熱入裏、耗其正津、瘀其痰血、而欲成癰也。主之以澤漆。澤漆大戟苗也。較大戟寒性雖減、而破瘀清熱、利水降氣、有同性也。但性緩于大戟、故宜于上部用。佐以半夏開之。黃芩洩之。白前紫參潤之。生姜桂枝升散之。人參甘草補益之。煮取五升。至夜服盡。可謂預治肺癰、稍從急治者矣。

火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者、麥門冬湯主之。

麥門冬湯方

麥門冬七升

半夏一升

人參二兩

甘草二兩

粳米三合

大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溫服一升日三夜一

服

按火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者麥門冬湯主之火逆上氣挾熱氣衝也咽喉不利肺燥津乾也主之以麥冬生津潤燥佐以半夏開其結聚人參甘草粳米大棗槩施補益于胃土以資肺金之助是為肺虛有熱津短者立法也亦所以預救乎肺虛而有熱之痿也

肺癰喘不得卧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

葶藶大棗瀉肺湯方

葶藶

熬令黃色搗丸如彈子大

大棗

十二枚

右先以水三升煮棗取二升去棗內葶藶煮取一升頓服

按肺癰喘不得卧葶藶大棗湯主之有類于皂莢丸之治而從其急者也。是肺癰已成恐不可救速爲拯濟之法也。葶藶大棗破堅逐邪通利水道下伏留熱氣以之爲君復恐太快利傷氣傷津佐之以大棗蓋爲肺癰急治至切當也。後云肺癰胸滿脹一身面目浮腫鼻塞清涕出不聞香臭酸辛欬逆上氣喘鳴迫塞以前方主之蓋肺癰至此證候亦可謂危急矣不容不急爲驅逐其邪水膿血而取救于萬一也。然若依前法預治之何必行險僥倖乎。此又師之所以諄諄告戒惟恐延悞者也。

欬而胸滿振寒脉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

膿如米粥者爲肺癰。桔梗湯主之。

桔梗湯方

亦治血痺

桔梗 一兩

甘草 一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溫再服則吐膿血也。

按欬而胸滿振寒脉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爲肺癰。桔梗湯主之。此卽論中所載風中于衛熱過于營風舍于肺熱凝其血致成肺癰之證也。至此猶必急爲救之所謂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也。或其癰雖成而膿未大成肺葉完全尙未腐敗亦可回生也。主以桔梗療胸脇下蠱毒除寒熱下逆氣所以排膿去瘀開竅除塞也。佐以甘草以緩之緩其癰毒不大肆害于心肺可以暫全其生命而徐爲滌除也。然而危矣。

肺氣主辛散
又秉秋令而
下降邪客于
肺氣逆不降
則脹焉
口如脫者白
詩屬肺氣浮
于上不得下
降即欲外越
如脫矣

欬而上氣。此爲肺脹。其人喘目如脫狀。脉浮大者。越加
加半夏湯主之。

越婢加半夏湯方

麻黃

六兩

石膏

半斤

生姜

三兩

大棗

十五枚

甘草

二兩

半夏

半斤

右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
分服三服

按

欬而上氣。此爲肺脹。其人喘目如脫狀。脉浮大者。越

婢加半夏湯主之。欬逆肺脹外感風寒內氣鬱塞也。

喘而目欲脫。氣上逆之甚也。診之脉浮大。外有風寒。

內且有蓄熱也。越婢湯之義。卽從青龍湯所化。寓發

說見傷寒論
諸註中

肺為攝水之
上源脉浮不
沉氣不下達
水滯不流則
停乎心矣

散之理于柔道也。且以攝孤陽之根。不令隨上逆之
氣飛越也。加半夏者。意在開其閉塞。知鬱而氣逆如
此。肺竅中必有痰涎之結聚。為肺癰之根基也。麻黃
生薑解其鬱。石膏清其熱。半夏開其痰。大棗甘草益
其胃。而表裏兼治矣。此又
為預治肺癰立一治也。

肺脹欬而上氣煩躁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龍加
石膏湯主之。

小青龍加石膏湯方
千金證治同外更
加脇下痛引缺盆

麻黃 三兩
芍藥 三兩
桂枝 三兩

細辛 三兩
甘草 三兩
乾姜 三兩

五味子 半升
半夏 半升
石膏 二兩

右九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
強人服一升羸者減之日三服小兒服四合

④肺脹欬而上氣煩燥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龍
加石膏湯主之肺脹欬逆猶前證也加以煩燥內熱
熾盛乎前矣脉浮者仍外感也心下有水濕邪也濕
邪上甚爲熱足以令肺中外受鬱閉內納痰填而成
肺癰也小青龍升邪散表除濕利水爲正治矣加石
膏以清熱一方而表寒裏熱上熱下濕俱理也又預
防肺癰之一法也此證較前熱甚則
肺癰更易成故以清熱爲尤急焉
師爲肺冷而乾燥將致痿者立甘草乾姜湯一方爲
肺熱而枯焦將致痿者立麥門冬湯一方皆預治肺
痿之法也師爲有表邪而肺鬱恐成痿與癰者立射
干麻黃湯一法爲無外邪而氣上逆者恐其成癰者
立皂莢圓一法爲有外邪而預理其肺者立厚朴麻
黃湯一法有外邪而復有內熱者立澤漆湯一法皆

溫溫液液是
欲吐不吐虛
煩之證近于
悸之註未妥

預治肺氣不令成痿癰之意也。又爲有外邪而肺脹急。立越婢加半夏湯一法。有外邪而復有內熱。肺脹煩躁者。立小青龍加石膏湯一法。亦皆預治肺氣不令成癰痿之意也。主治者果能明此。選擇比屬而用之。又何大患之可成乎。及肺癰已成。用葶藶大棗瀉肺湯。久久吐膿如米粥。用桔梗湯。皆不得已之婆心也。然已晚矣。觀此知無病不宜預圖。況在肺臟氣元性命之最關重要者乎。慎勿失之東隅。而來桑榆之悔也。將無及矣。

附方

外臺炙甘草湯。治肺痿涎唾多。心中溫溫液液者。方見虛勞

中

按附外臺炙甘草湯一方。註云。治肺痿涎唾多。心中溫溫液液者。在虛勞中。金匱業引之矣。其旨大約以潤

燥補中爲主治。所謂心中溫溫液液。又近于悸。則虛而有熱。熱盛津枯。與麥門冬湯擇用之。誠效也。然亦貴預爲經營。不則雍容君子之風。恐不足赴湯蹈火也。

千金甘草湯方

甘草

右一味。以水三升。煮減半。分溫三服。

按又附甘草湯一方。亦解毒補中從緩之治也。爲平素肺氣不清。而中虛者。主治也。非臨陣對敵之品也。

千金生姜甘草湯。治肺痿。欬唾涎沫不止。咽燥而渴。

生姜 五兩

人參 三兩

甘草 四兩

大棗

十五枚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按又附生姜甘草湯一方註云治肺痿欬唾涎沫不止咽燥其意亦不出麥冬湯方之旨也

千金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治肺痿吐涎沫

桂枝 三兩

生姜 三兩

甘草 二兩

大棗 十二枚

皂莢 乙枚去皮子炙焦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微火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按又附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一方註云治肺痿吐涎沫其義以升散邪熱開通壅閉為主較之炙甘草湯但潤燥補中少為取效快捷當肺熱初凝結之時用作先聲而徐商潤燥補中之治未嘗非正法也右四方皆可為肺痿病參用之因其俱有得于仲景立論之理耳

經云心主臭
入肺為腥臭
故聖吳者定
係熱傷肺而
成癰也

外臺桔梗白散。治欬而胸滿。振寒。脉數。咽乾不渴。時出
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為肺癰。

桔梗 三分

貝母 三分

巴豆 一分去皮
炙研如脂

右三味。為散。強人飲服半錢匕。羸者減之。病在膈上者。
吐膿血。膈下者。瀉出。若下多不止。飲冷水一杯。則定。

按又附外臺桔梗白散一方。註云。治欬而胸滿。振寒。脉
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為
肺癰。方以理胸膈開瘀塞為義。而用巴豆以洩其包
裹之膿血。似亦可用以拯救危急者。服法分強人羸
人。惟恐邪洩而正傷也。但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亦
延悞而不得已之治也。苟圖之于預。何必若是乎。

千金韋莖湯。治欬有微熱。煩滿。胸中甲錯。是為肺癰。

葦莖 二斤

薏苡仁 半斤

桃仁 五十枚

瓜瓣 半斤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葦莖得五升去滓內諸藥煮取

二升服一升再服當吐如膿

何云藥性薏仁有粳糯之分糯者有下氣敗膿之功

使膿從大便出粳者有利水瀉滿之益古人列于燥藥以其利水也膿必兼痰血故用桃仁瓜瓣冬瓜仁也止渴生津解毒味苦而甘善吐亦上下分消其膿之義也

按又附葦莖湯一方註云治欬有微熱煩滿胸中甲錯是為肺癰則肺癰欲成未成之際圖治當早者也葦小蘆大一物也葦莖與蘆根同性清熱利水解渴除煩佐以薏苡仁下氣寬中桃仁潤肺滑腸瓜瓣亦潤燥清熱之品一服再服註云當吐如膿可見為癰雖結而膿未成所以可治也此于胸中甲錯一證辨之

最爲的當。凡治肺癰無外感。而因內熱熏灼者。以此方爲第一義也。較之葶藶大棗湯。皂莢丸。皆得預治之治。仲景所謂始萌。可救者。其此之謂歟。

肺癰。胸脹滿。一身面目浮腫。鼻塞。清涕出。不聞香臭酸

辛。欬逆。上氣。喘鳴。迫塞。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方見上三日

劑。可至三四劑。此先服小青龍湯一劑。乃進小青龍方。見欬嗽門中。

奔豚氣病脉證治第八

論二首
方三首

師曰。病有奔豚。有吐膿。有驚怖。有火邪。此四部病。皆從驚恐得之。師曰。奔豚病。從少腹起。上衝咽喉。發作欲死。復還止。皆從驚恐得之。

按奔豚氣病者。氣病也。氣之挺而走險。有迫而致之者也。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以直養而無害。斯善矣。苟不能持其志。以致暴其氣也。而奔豚作矣。師爲人指示曰。病有奔豚。有吐膿。有驚怖。有火邪。此四部。皆從驚恐得之。凡人心藏神。心安則神安。若因外事猝起。驚動其心。則神魂飛越。而爲氣爲血。俱從之奔越矣。又凡人喜則氣開。憂則氣歛。怒則氣侈。恐則氣歉。心旣驚動。而氣血隨之。更復氣歉。消阻閉藏。遂結聚成病。此奔豚吐膿驚怖火邪四部病之根原也。四部者。氣所成。而各聚不同。故分四種。就分

屬位置而言之。可謂之四部也。氣動而積熱隨之入肺。結聚則可成肺癰。爲吐膿。氣動而神不安。其舍驚。氣卽爲邪氣。返于心而結聚。爲驚怖。氣動而心火隨之上炎。熏灼于上焦。而結聚爲火邪。此三者各因其人何部受邪。病卽中于何部。莫非擾亂其志。而凌突其氣之故也。而奔豚則又有異焉。師曰。奔豚病從少腹起。上衝咽喉。發作欲死。復還止。皆從驚恐得之。此猶驚之劇焉者也。凡人心安則怡。怡則氣上。驚則恐。恐則氣下。大驚則氣愈下。竟入少腹。乃一時倉慌。畏懼。不知所出。而其人之心志。遂不自知。已潛逃極幽深之所。以爲避秦之宅焉。猶之傷寒論中。汗多亡陽。振振欲辟地之義。其人不知其然而然也。按經云。心藏神。腎藏志。恐傷腎。則志亦傷焉。于是心下則氣下。氣下則結聚于下。而奔豚伏于少腹矣。奔豚者。狀氣之似奔豚。非實有所謂奔豚也。初伏不覺也。伏久必飛。原爲心氣上行。是其本性。豈肯鬱久居人下乎。忽而從少腹直起。上衝咽喉。發作時有欲死之狀。頃之氣復下。而病還止。此又驚病入之最深。發之最猛。

故師必斷以皆從驚恐得之也。

奔豚氣上衝胸腹痛往來寒熱奔豚湯主之。

奔豚湯方

甘草 二兩

芎藭 二兩

當歸 二兩

半夏 四兩

黃芩 二兩

生葛 五兩

芍藥 二兩

生姜 四兩

甘李根白皮 一升

右九味以水二斗煮取五升溫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少陽腎氣上衝陰陽相搏則痛焉往來寒熱者以奔

豚為立法出治更明其證云奔豚氣上衝胸腹痛往來寒熱奔豚湯主之言氣上衝氣病也何因胸腹痛往來寒熱乎此氣之所至即火之所至秉心令而行也上下升降無論邪正之氣未有不由于少陽者少陽

脈之氣聚散
虛者發則為
熱退即為寒
也脈者北方
水而野氣平
迫者如之也

為陰陽之道路也。此氣升而熱。氣降而寒。隨奔豚之
氣作患也。奔豚湯以甘草為君。君主之體。藉以坐鎮
非端倚也。半夏。生姜之辛散以開之。黃芩。生葛。李根
白皮之苦寒以澁之。當歸。芍藥。芎藭。芍藥。引入血分。以理
之。所以治氣聚熱凝。伏
而不散。為旨已朗然也。

發汗後。燒針。令其汗。針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
氣從少腹上至心。炙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主
之。

桂枝加桂湯方

桂枝 五兩

芍藥 三兩

甘草 二兩
炙

生姜 三兩

大棗 十二
枚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然則犯心之
奔豚屬腎寒
邪也犯肺之
奔豚屬心火
邪也後醫下
悸欲作之奔
豚水邪也

按再或奔豚病同而所因迥別者又不可執一而論也如發汗後燒針令其汗針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此乃汗出陽虛衛泄寒邪乘入結聚于腠理為患也腠理雖表實為臟腑之通會赤核忽起是虛處有寒寒中有血結聚之理同于上條而標本之間俱有各異也汗多者太陽之皮膚陽氣上升太陽之膀胱寒必下結兼有寒感于太陽之表與膀胱之腑表裏俱寒矣于是陽衰于下部而陰得而乘之氣從少腹直上乘心蓋太陽寒水之邪所以凌其所不勝而犯心與前條之奔豚原于驚恐本屬心火直衝咽喉凌其所不勝而犯肺雖同一義而各有各因各成各邪遂各凌其所侮之臟較然不混也誰謂病邪為無知之物乎法當炙其所起核上各一壯散太陽之表寒也炙後與桂枝加桂湯主之意取升陽散邪固衛補中所以為汗後感寒陽衰陰乘之奔豚立法也與前條心動氣馳氣結熱聚之奔豚源流大別也是皆

主治者尤當加意諦
審勿致貽誤者也。

發汗後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朮湯主
之。

茯苓桂枝甘草大朮湯方

茯苓

半斤

甘草

二兩
炙

大朮

十五
枚

桂枝

四兩

右四味以甘爛水一斗先煮茯苓減二升內諸藥煮取

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甘爛水法取水二斗置大
盆內以杓揚之水上有珠

子五六千顆
相逐取用之

腎下者膀胱之位也腎屬陰宜靜不宜動今反悸動皆因發汗亡陽于上而陰邪乘之而起也悸為奔豚之兆半渡擊之可也

按師又為發汗後臍下悸者立一法此又預防奔豚之義也云欲作奔豚以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臍下之悸與心下悸同而地分不同同為有水邪使悸也心悸其常臍悸不多見要以臍下覺有歉然不足之處而有時臍動是其候也以茯苓治水為君佐以甘草大棗和中益胃桂枝升陽驅邪是又理下虛寒而為水濕浸淫兼治也右治奔豚雖有三法而證自分兩途後二條當與傷寒論中諸註參看前一條又當與金匱中上氣積聚等證參看也學者識之

何云此條與上條奔豚之病雖同而致病之源各異蓋上條本乎驚恐此條因乎發汗彼此殊途治難合轍夫太陽果屬傷寒者發汗則病愈何煩更用燒鍼令汗乎細推發汗燒鍼後續變奔豚之證則知以風認寒誤汗之弊昭然矣正氣因汗而虛邪氣乘虛以入鍼處被寒火邪鬱遏則色赤結而不散則成核矣且心液從汗而衰腎液因汗而竭反令太陽之風邪直入膀胱之時腎中邪實恃有尅火之威故氣從小

腹上至于心者此
奔豚必發之故也

胸痺心痛短氣病脉證治第九

論一首 方十
證一首 首

師曰。夫脉當取太過不及陽微陰弦。卽胸痺而痛。所以然者。責其極虛也。今陽虛。知在上焦。所以胸痺心痛者。以其陰弦故也。

⑤胸痺者。痺于胸也。痺病風挾寒濕之邪。客于分肉。本在軀殼之表。何有痺于胸。乃痺于胸者。寒邪客于胸膈之裏。不必兼有風濕。亦可以凝其血。滯其氣。而成痺也。故師又名之曰胸痺。胸痺何所原乎。師必爲之明其故。以示人。見于脉診之而可知也。師曰。夫脉當取太過不及。爲凡診家言之也。先以左右陰陽較脉。停者。平人也。偏勝者。病人也。後以六部浮沉較脉。勻者。平人也。獨異者。病人也。然則偏勝與獨異。于何知之。亦惟於太過不及之間知之而已。蓋凡診脉之道。咸如是也。若胸痺之脉。則何如。師言陽微而陰弦。卽

胸痺而痛。以左右陰陽言。陽微必左手也。陰弦必右手也。以六部浮沉言。陽微必胃也。陰弦必肝也。左手陽升之象也。脈微則陽弱而不振也。而右手之關脈必弱以應之。右手陰降之象也。脈弦則陰盛而必凝也。而左手之關脈必盛以應之。右關胃爲正陽。陽之宗也。左關肝爲厥陰。陰之會也。且左陽微。陽必虛于上。右陰盛。陰必侮而乘。虛者受邪。盛者聚邪。故陽部陰居邪。凝正結而爲胸痺。且痛也。師又自明其所以然者。言當責其極虛也。非陽虛之極。則晴空萬里。太陽普照。又何陰翳足以點綴太虛爲障爲碍乎。故胸不痺則已。痺于胸。自可審識其人。陽虛于上焦矣。上焦如霧。氣血輕清。本不易結聚。陽氣充周。則宣通流動。何至于痺。惟陽氣虛極。斯氣血凝聚。遲緩膠固。所以致于胸痺。而心亦痛也。師言及此。見主治者。必當諦觀其平素之胃陽也。雖然。胸痺心痛。自是陽虛矣。倘非右陰見弦。而左關應之。則陰邪不乘陽位。何至遠痺且痛乎。胸陽位也。心亦牡臟也。惟其陰盛而凝斯乘于胸。則氣血痞塞。而痺乘于心。斯寒熱雜合而

痛矣。此所以又于陰弦之故。而測識之也。

平人無寒熱。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

④又有短氣一證。自是陽虛氣不足之故矣。而不知非虛也。乃實也。氣血通暢。則雖不足。亦無所阻滯。而氣長。氣血痞塞。雖未必不足。亦有所格碍。而氣短。此一定之理也。此不容不辨其虛實。而後可爲主治。師因示人曰。平人無寒熱。則非外感風寒。內生邪熱。氣鬱于表。短氣于息之證也。乃短氣似不足爲息者。此非止正虛。乃邪實也。此邪又非外感之邪。而卽痺邪也。又何非內經之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之理乎。故凡遇胸痺。心痛。短氣等證。以爲虛。而有邪在。非虛也。以爲實。而有邪乘。非實也。標本緩急之間。神明者。顧可關一不講也耶。

胸痺之病。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氣。寸口脉沉而遲。關上

小緊數。括樓薤白白酒湯主之。

栝樓薤白白酒湯方

栝樓實

一枚

薤白

半斤

白酒

七升

右三味同煮取二升分溫再服

何云。人身之陽如離照當空。設地氣一上逆。則

室塞有加。陰霾之氣上升。天地爲之晦冥。但使太陽一照。則陰霾潛消。胸痺者。陰氣上逆之候也。師以薤

白白酒溫散其邪。意深遠矣。習用豆蔻砂香等

藥。坐耗其胸中之陽。病失和。曷不誦師之訓。

按

師遂爲明其脉以立法。曰。胸痺之病。喘息欬唾。胸背

痛。短氣。寸口脉沉而遲。關上小緊數。括樓薤白白酒

湯主之。胸痺則喘息欬唾。氣結不行。而上逆也。胸背

痛。短氣。陰寒之邪。乘虛客于上部。實邪故作痛。氣阻

故短氣也。診之寸口脉沉而遲。陽微弱于上也。關之

上小緊數。陰邪襲其位。爲寒。故緊。而又原有陽分之

熱參其間。故又數也。純是陰陽互位。寒熱相摻之證。主之以括樓實。苦以降氣也。薤白獨多用。升陽散聚也。白酒更多用。溫中和血也。徐徐煮取。溫溫再服。緩以治上。湯以蕩邪也。誠治胸痺之善術也。胸痺不得卧。心痛徹背者。括樓薤白半夏湯主之。

括樓實 一枚

薤白 三兩

半夏 半斤

白酒 一斗

右四味同煮取四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其不得卧而痛掣背者用半夏之苦以開鬱行氣固矣痛甚則結甚故減薤白之濕用半夏之燥更能使膠膩之物隨湯而蕩滌也日三服亦從上治者應徐取頻服也

胸痺心中痞氣氣結在胸胸滿脇下逆搶心枳實薤白
桂枝湯主之人參湯亦主之。

枳實薤白桂枝湯方

枳實

四枚

厚朴

四兩

薤白

半斤

桂枝

一兩

栝樓實

一枚
搗

右五味以水五升先煮枳實厚朴取二升去滓內諸藥
煮數沸分溫三服

人參湯方

人參

三兩

甘草

三兩

乾姜

三兩

白朮 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師又曰胸痺而心中痞氣氣結在胸胸滿脇下逆搶心枳實桂枝薤白湯主之人參湯亦主之胸痺自是陽微陰盛矣心中痞氣氣結在胸正胸痺之病狀也再連脇下之氣俱逆而搶心則痰飲水氣俱乘陰寒之邪動而上逆胸胃之陽氣全難支拒矣前方以枳實厚朴開鬱溫中薤白桂枝升陽益胃微用括萋實而不用根以甘代苦使作先驅引陽入陰猶必先後煮治以融和其氣味俾緩緩蕩除其結聚之邪又治胸痺之一法也再或虛寒已甚無敢恣爲開破者惟以溫補其陽氣爲主正氣得旺而邪氣自消又治胸痺從本治之一法也

胸痺胸中氣塞短氣茯苓杏仁甘草湯主之橘枳姜湯

亦主之。

茯苓杏仁甘湯方

茯苓

三兩

杏仁

五十箇

甘草

一兩

右三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溫服一升日三服不差更服

橘皮枳實生姜湯方

橘皮

一斤

枳實

三兩

生姜

半斤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

肘後千金云治胸中痞

如滿噎塞習習如
瘁喉中溢燥唾沫

按師又曰。胸痺胸中氣塞。短氣。茯苓甘草湯主之。橘枳
姜湯亦主之。則為邪實而正不甚虛。陽微而陰不甚
盛。主治也。痺則必氣塞。氣塞則必短氣。前言之矣。今
開降其氣。而諸證自除矣。方以茯苓。淡滲健脾為君。
其邪必合寒濕相雜也。杏仁降氣寬胸。甘草和胃補
虛。亦從緩而標本俱治之法也。再或塞阻之甚。方用
橘皮為君。開鬱行氣。枳實除堅破積。生姜溫中
散邪。較前法從急治其標。亦未失治本之意也。

胸痺緩急者。薏苡仁附子散主之。

薏苡附子散方

薏苡仁 十五兩

大附子 十枚
炮

右二味。杵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

按師又曰。胸痺緩急者。薏苡仁附子散主之。為陰寒之
邪。在胸停滯。發為上逆。緩急不時者。主治也。薏苡仁

下氣寬胸。附子溫中散邪。爲邪盛甚而陽微亦甚者立法也。

心中痞諸逆。心懸痛。桂枝生姜枳實湯主之。

桂枝生姜枳實湯方

桂枝 三兩

生姜 三兩

枳實 五枚

右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按師又曰。心中痞。諸逆。心懸痛。桂枝生姜枳實湯主之。心中痞。卽胸痺之氣塞阻滯悶也。諸逆。兼有形無形之邪。爲言。氣塞則逆。逆則諸氣隨之。上逼于心。心爲邪氣所侵。斯懸而痛。俱爲陽微而邪痞之故也。主之以桂枝生姜枳實湯。無非升陽散邪。開鬱行氣之治也。爲胸痺而心痛者。立法也。

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烏頭赤石脂圓主之。

赤石脂圓方

蜀椒

一兩一分

烏頭

一分

附子

半兩炮

乾姜

一兩一分

赤石脂

一兩一分

右五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先食服一丸日三服不知

稍加服

九痛丸治九種心痛

附子

三兩炮

生狼牙

一兩炙香

巴豆

一兩去皮心熬研如脂

人參

一兩

乾姜

一兩

吳茱萸

一兩

右六味末之煉蜜丸如梧子大酒下強人初服三丸日

三服弱者二九 兼治卒中惡。腹脹痛。口不能言。又治連年積冷流注。心胸痛。并冷衝上氣。落馬墜車血疾等皆主之。忌口如常法。

按再或心痛徹背。或背痛徹心。俱陰寒痞塞于胸。而前後相連作痛。陽微之甚者也。法宜烏頭赤石脂丸主之。方用蜀椒。烏頭。附子。乾姜。一味大熱之品。溫中開痺。以赤石脂之溫。留滯其藥。與留滯之邪相爭。邪自不勝。正而降伏矣。爲丸者。一日三服。而漸漸稍加。俱從緩爲上治也。右師爲胸痺心痛短氣者。立法至詳矣。短氣雖止。有茯苓杏仁甘草湯一方。而凡治胸痺。或開或補。無非治短氣也。學者參酌而用之。無不立効也。

又附九痛丸一方。註云。治九種心痛。方尾又註兼治卒中惡。腹脹痛。口不能言。又治連年積冷流注。心胸

痛。上氣落馬墜車血疾等皆主之。方亦以溫中散邪爲義。其溫中不出赤石脂丸之右也。而去赤石脂之澀。用巴豆狼牙之辛毒。欲以行破爲活。凡結聚太甚。有有形之物。參雜其間。如冷氣冷食敗血等。作痛作痺。此方亦從標之治也。所以濟德禮用政刑。亦有時不得不用者也。故服法分強人弱人。亦在斟酌。於至當而用之。斯無弊耳。

何云。奔豚。胸痺。腹滿。諸大案。剴切詳盡。一字不可移易。俾陰陽妙義大著。仲景聖法復昭。我公之功。洵不在禹下。